

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

## 第九回 雁公子雲府避禍 雲太師南嶺封王

詞曰：老漁翁，一釣竿，靠山莊，傍水泫。扁舟來往無牽絆，沙鷗點點輕波遠。荻港瀟瀟白晝寒，高歌一曲斜陽晚。一霎時波搖金影，猛抬頭月上東山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閒言少講，詞歸正傳。話說那雁老夫人聽得家人稟說，雁老爺征西兵敗降羌，他一唬，心中一急，不覺氣塞咽喉，昏絕於地。慌得公子和家人、婦女救了半回，方才回醒。歎口氣罵道：「老賊，你自投降降羌也罷了，倘朝廷曉得，豈不來拿全家治罪？老身一死猶可，殺了孩兒，豈不絕了雁門之後代？老天殺的呀，你寧可戰死沙場，也落得個英名，流芳百世。你如今降羌，便是不忠不孝，遺臭萬年了。你也罷了，只是累及老身和孩兒受罪，那裡說起！」老夫人就罵個不止，哭個不住。公子在旁勸道：「母親休要驚慌，此事據孩兒看來，必無是事。我想爹爹一生為人耿直，既然兵敗，也只是一死，豈肯自甘屈膝降羌？這一番言語莫非有詐？等我到外邊打聽打聽，母親收拾些細軟，吩咐家人不要聲張出去，倘有凶信，好預備想法。三□六著，走上上著，要緊要緊！」夫人道：「我兒小心。倘有凶信緊急，你便走罷，莫要回來顧我了。」

公子答應，出得門來，悄悄的先到吏部衙前打聽。只見街坊百姓三三五五相聚一處，不敢高聲，低低道：「恨殺人，把這個好人，門官叫他出去平羌，聽得說如今兵敗降羌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胡說！雁老爺豈肯降羌？這都是街上的謠言罷了。」又一個說道：「真真不是這言。我有個朋友張老三，他如今現在刁千歲府中出門戶，上日曾見他說，邊報已到，說雁老爺兵敗，已經投羌去了，只候本章一到，刁國舅就要奏聞聖上，拿他家屬呢。」又一個歎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也是沒奈何！」那些人不敢高聲，悄悄的說個不止，不提防雁公子在旁，打聽明白。正是好不利害，招架不住，小人打聽路旁說話，大巧處有人在此。那雁公子一聽得這個消息，只唬得死不附體，叫聲「不好，刁國舅是我家對頭，他一奏過，就來拿了，豈不是滿門遭殺！事不宜遲，速早走的為妙。」他一氣跑轉府中，說與一切家人，進後門、奔火巷，到母親房中，將上項事細細說了一遍。

夫人唬得戰戰兢兢，無法可治，哭道：「我兒，你快些走罷，莫要因為娘的害了你。」公子哭道：「母親休慌，孩兒思想雲太師與父親相好，爹爹臨行，曾說過投他的。不免孩兒去求他商議，救我們一家。」夫人道：「他如今致仕歸林，不比往日，他怎生救法？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，他縱不能救我，我就躲在他家，也可逃一時之災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如今已是叛黨了，誰敢留你？」公子道：「且去走一遭，看是如何。」遂不帶家人，改了裝，獨自一人悄悄的出後門，往落賢莊去了。你道他如何認得路徑？只因他是將門之子，一生莽撞，他平日走馬射箭，是走慣城外路的，所以認得，竟自去了。夫人戰兢兢，只在家守信，不表。

再言刁國舅傳說流言計遂，改了兒子刁龍顧事，朝內百官各顧身家，不敢多言，只得任他去了。不表眾官無言，單言刁國舅領了聖旨，好不歡喜，退出朝門，登時上馬，來到刑部大門，張賓接住。宣過聖旨，隨即回家，換了戎裝，同刑部張賓，帶了五百羽林軍，一個個馬披鈴、人掛甲、刀出鞘、弓上弦，擺齊隊伍，奔雁府而來。正是：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那滿城百姓聽得此信，人人歎息，個個傷懷。不一時到了雁府，一聲炮響，刁發將五百兵團圍住雁府前後門。刁發道：「張大人，你把住門，我要進去搜拿。」張賓答應。刁發帶了四□名劊子手、八個侍尉、□數名家將親自入內。

中堂宣過聖旨，便喝叫拿人。那些劊子手不論好歹，兩個綁一個，一齊動手，可憐那些家人、小廝、婦女、丫鬟，一個個鴉飛鵲亂，鬼哭神嚎。雁老夫人並一眾家眷共三□一口，只不見了公子雁羽。刁發喝問夫人道：「你那逆子往那裡去了？」夫人道：「隨他父親出征去了。」刁發道：「想是藏了，要搜一搜方信。」夫人道：「請搜。」刁發親自前前後後搜尋三遍，並無蹤跡，便道：「就是走了□五歲的孩子，諒也害不了大事。」遂將一千人犯，都齊推往雲陽市口而來。一個個跪在街心，只聽得一片啼哭之聲，真真可慘。

那刁國舅揚揚得意，點點人數，使問刑部道：「張大人押好犯人，讓我去請旨開刀。」張賓答應。刁發遂上馬加鞭，來至午門，下馬入內，稟內監奏過聖上，內監引刁發於偏殿見駕。山呼已畢，刁發奏道：「奉旨拿雁翎家眷，只不見他兒子雁羽，據他母親言，已從父出征去了。請旨定奪。」皇上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斬現在人犯便了。」刁發領旨，辭駕出朝奔午門，上馬加鞭，來到雲陽市口。會了張賓，吩咐開刀。那些劊子手聽得吩咐，炮響動手。正是：孤燈一盞看看滅，誰是添油送火人？

話說那刁國舅吩咐開刀，賞了劊子手花紅，叫聲：「開炮」，一聲未完，忽見西南上一片嘈嚷，兩騎馬奔入法場，往上衝來。羽林軍不敢攔擋，看看到面前了。只見前面馬上那人將官打扮，後面馬上一人，紫袍、金帶、烏紗，手端朝笏，飛馬而來，口內大叫：「刀下留人！」近前一看，不是別人，乃是雲太師。

原來雲太師因雁公子於昨晚到莊上，將上項事訴說了一遍，求太師教他。太師大驚，即將雁公子藏在府中，他就次早來馬入朝見駕，卻好進得城來，聽得這個消息，他就飛馬衝入法場，高叫一聲：「張先生、刁賢侯，刀下留人，老夫人朝見駕去了！」就把馬一夾，啪刺刺衝過去了。刁發怒道：「這老頭兒又來多事！莫管他，開刀便了。」刑部張賓道：「不可。倘若聖上准他的奏，那時怎處？」刁發沒奈何，只得候信不表。

再言雲太師一直跑到午門下馬，回了皇門官，轉稟了內監。那內監知道雲太師是皇上的心腹老臣，雖然告老歸林，天子時常召見他，怎麼敢怠慢？隨即入內啟奏。天子聞奏，降旨宣見，內監傳旨出來，引太師入內見駕。山呼已畢，天子道：「老卿此來，必有緣故？」太師奏道：「臣適見雁翎家眷綁在市口，不知所犯何罪？」天子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太師奏道：「據臣愚見，事有可憐，且有可疑。臣見雁翎平日為人忠直，豈肯降羌？他豈不念家眷妻子被戮？萬里傳文，豈可便信？且雁翎乃忠勇之將，又擁重兵，倘一知家眷無辜被滿門殺戮，那時不反也逼反矣！倘若裡應外合，搶進三關，將何阻擋？依臣愚見，且軟禁雁翎家眷，慢慢訪察，若雁翎未降，即便加封，以買人心，倘雁翎果已降歸羌人，即拿他家眷，押在邊城，轄治雁翎，使他不能進攻，豈非一齊轄治、一舉兩得？」天子被太師一片話提醒，大喜道：「若非卿明於運籌，幾誤朕之大事。即依卿所奏。」隨降旨道：「就煩卿到市曹，放了雁翎家眷，著刑部官軟禁在家，不可有誤。」

雲太師得了聖旨，滿心歡喜，即出午門，上馬加鞭，飛到法場之內，大叫道：「聖上有旨：著刑部官放了雁翎家眷，帶到私衙軟禁，不可有誤！」這一聲真是喜從天降，眾百姓聽了，無不手舞足蹈。歡喜非常，只是氣壞了佞臣。刁發無可親何，只得將眾人放了綁，一同押到刑部衙中，交代清白，然後三人一同入朝復旨各回不表。

且言雲太師復旨之後，又親到刑部衙內，囑托張賓照應雁府家眷，然後回府。雁公子接著太師，太師告訴一遍，公子大叫一聲，登時氣倒。太師連忙救醒，叫聲：「賢姪不要傷悲，聲張出去，恐刁賊拿你。你且躲在我家，慢慢設法。」雁公子聽了，雙膝跪下道：「要求恩伯救出母親才好。」太師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吩咐家中大小人等，只稱雁公子為二公子，早晚同雲文在書房。自此，雁公子在雲府潛身，不表。

不覺光陰荏苒，早有一載有餘。那刁國舅也就知些風聲，曉得雁公子躲在雲府，只是太師難惹，不敢下手。思想：除非把雲太師撮將出去，方好下手。終日思想，實是沒法。那日刁發朝散回家，忽有家人呈上邊報一封。刁發拆開一看，乃是南嶺南粵王新立太子，率領南粵諸國來進貢，要討天朝封贈。刁發大喜道：「有了！候南粵進貢之後，天子自然差官去封王，那時我上他一本，叫這老獸物封王過海，遣去此人，豈不是讓我行事！」

不言刁發歡喜，且言那嶺南邊地一帶地方官連夜報進京都，御史大堂申奏天子，天子大喜。不幾日，那南粵王進貢使臣來到京都，哄動一都，軍民都來爭看。一個個身穿羽服，耳墜金環，捧著寶貝---珊瑚、犀、象、珠玉之類，齊奔午門。天子登大寶，文武

兩班朝賀已畢，到前門外引番使上殿。通使呈上表章，獻上貢物，天子命內監收了，賜宴款待，留番使盤桓數日。天子命大臣道：「這南粵諸蠻，非素有名譽大臣，不能前去壓服。」有刁國舅奏道：「臣保一人，能當此任。」天子問道：「何人？」刁發道：「大學士雲定，智德雙全，又是老臣，此去必好。」天子准奏。旨意一下，即刻往桃花店落賢村，來召雲太師早朝見駕，要命他到嶺南封王，內監捧旨飛馬而來。正是：無端風浪起，釣出是非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